

越戰和解與亞洲局勢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五十三次學術座談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七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會議室舉行第五十三次學術座談會，討論「越戰和解與亞洲局勢」。座談會由該所主任杭立武博士主持，應邀出席之學者專家計有谷正鼎、邢光祖、趙惠謨、雷崧生、陳紹賢、尹慶耀、羅石圃、王建勛、周自強、鄧公玄、石樂三、郭乾輝、陳元、馮達、吳熙憲、孫德湘、劉令輿、黎世芬、朱少先、吳春熙、沈鈞傳、張和蘊等二十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各方面的高見以供我們研究的參考；（二）座談紀錄，要在本所出版的「問題與研究」月刊發表，以幫助一般社會對於當前國際問題的瞭解。

本次座談的題目是「越戰和解與亞洲局勢」，越戰的和解是舉世目前所最注意的問題，同時也是對全世界都有影響的。當然，越南以外，首當其衝的是美國。越戰和解後，可以減輕美國一個很大的負擔，使得它在其他外交方面可以有所發展，此外東南亞各國所受的影響也較大。不過越戰停火到越局的解決這當中還有很多問題，值得特別注意的，停戰雖是大勢所趨，但是停火之後，政治問題如何解決，是個大疑問。假如解決的不妥善，將來還可能引起戰爭的。假如在停火之後再度引起戰爭，美國是否會再度介入，這也是一個問題。一旦越南本身如此，寮國和高棉可說是越戰的另一面，倘不能同時結束戰事，那不過僅是將戰區中心移動而已。此外最關心越戰的就是泰國，它對於越局如何解決，可說有切膚之感。記得前在駐泰期間，乃沙立元帥曾向我講了一句話，使我始終不能忘記的：他說泰國是個金飯碗（Golden Bowl），不願在國內發生戰爭，否則一打起來金飯碗就會破碎。換句話說，泰國的防禦是在寮國和高棉，因此越戰停火後如何真正求得解決，對泰國是很重要，而泰國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又關係密切。所以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一再表示希望美國在越戰和解後，仍然駐軍協防泰國。美國也瞭解這一點，所以儘管澳紐新政府有意退出東南亞公約組織，美國却重申該組織的重要

，因為該公約乃是提供美國軍援泰國以及印支三國的唯一條約基礎。

世界政治中心已逐漸移向亞洲。亞洲前途如何，越戰如何和解，美日如何協助印支經濟重建，匪俄是否擴大滲透顛覆，以及我們如何應付將來局面，都會影響亞洲前途。現在請各位先生發表高見。

谷正鼎先生：

迫使越南政府接受九點協議

中南半島仍然不會出現和平

主席、各位先生：關於越戰和解的觀測問題，我們可以看這次北越所宣佈的九點停火協議，這是季辛吉所同意的，不過現在只是因為阮文紹總統反對而沒有簽字罷了。我們從九點協議來看，和越共從前所提的十點和平意見，並沒有甚麼區別，甚且還有過之，譬如，從前只說要美國撤兵，並沒有時間的限制，而現在的九點協議則規定美軍與盟軍全部於六十天內撤兵，南越境內禁止駐外軍或顧問；除交換損毀者外，禁止使用新武器。至於說所謂三方面的民族協調會議，監督停火，軍隊復員及組織選舉，實際上就是變相的聯合政府，北越只是表面上不提要阮文紹總統下野而已。還有談到南越的補給，只准停留在現有的階段，不准使用新武器。這只是對南越的限制，對北越可就沒法加以限制了，共匪和蘇俄可以用各種方法向北越繼續提供新的裝備，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季辛吉所接受的九點和平協議和以往越共所提的十點和平建議，在內容上是沒有差別的。所以我很懷疑，為甚麼季辛吉會接受這個九點和平協議？這就是光榮的和平嗎？我認為這是完全接受了敵方所提的要求，是屈辱的投降。如果說像季辛吉這樣謀略家和談判家，會完全接受北越與越共的擺佈，這是不可思議的，無異議的接受敵方所提條件，雖三尺孩童亦能辦到，何需權謀專家。而阮文紹總統對北越和季辛吉所達成的九點協議，所表示的堅決反對，我個人是十分同情，而且認為是必要的。阮文紹總統所提出的要求北越軍隊從越南撤退，是絕對正確的，九點協議聽任現在北越的南

侵軍隊仍然駐留在越南的領土上，而越共佔領的地盤依舊不動，這是承認北越共黨的侵略果實；這叫做甚麼和平呢？所以總歸而言，無論今後越南的局面如何演變，即使美國施壓力，迫使阮文紹政府接受九點協議，最後中南半島仍然絕對不會出現和平，最多是越南戰場上產生一項暫時的停火，而結果就正如我國在民國三十七、八年在大陸上誤中了美國馬歇爾調處中的共匪陰謀，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以致共匪坐大主動進攻，而我的士氣民心消沉致大陸淪陷，最吃虧失敗的還是西貢的越南政府。

北越在今年三月底大舉南侵以來，遭受越南政府軍的英勇抵抗，及美國對北越後方的轟炸及海防沿海的封鎖布雷後，北越南侵的攻擊澈底失敗，損失嚴重，必須求喘息補充的時間。我們知道北越的南侵，是武元甲準備了四年才作下孤注一擲。此次美軍全未參加地面作戰，完全由越南政府軍英勇的擊敗北越共軍的大規模進攻，這證明尼克森總統的越戰越南化的政策是成功的，雖其施行期不過只三年有餘。安祿之戰，共軍以三倍於越南政府軍的兵力，且以俄、匪所提供的裝備也優於越南政府軍的美式裝備，但是安祿一戰，北越遭到嚴重的挫敗，廣治之戰，越南政府軍也獲得勝利。所以我認為，美國急公好義參加越戰以來所付的人力物力的犧牲及越南所付出那麼大的損失，是有代價的，其所得的代價結果，就是越南今天建立了有民族意識的、為保衛人民自由而反共的西貢阮文紹總統政府。以阮文紹總統來說，在上一次選舉中，越南有選舉權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選民參加選舉，而且在越共炸彈殺戮恐怖的威脅之下，出來投票，結果阮文紹得百分之九十六的選票，他雖然是一人競選，主要是因為楊文明、阮高祺等人看到自己沒有希望，所以不敢參加競選，最後才造成一人候選的情勢，但是阮文紹在這種情況下表示，如果他得不到全體選民半數以上的支持，他願意自動辭職，所以今天阮文紹總統領導的政府，是真正越南的自由選舉所產生的民主政府，而今天阮文紹政府立場之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的理由也就在此。就拿這次阮文紹反對

北越的九點和平協議來說，在將近兩個小時的廣播演說中，內容是很沉痛的，他說從前在日內瓦協定下劃分南北越的時候（那時是吳廷琰時代），北越有一百多萬難民可以向南逃命，向西貢政府取得保護，如果今天接受九點協議，西貢政府失敗了，那麼越南一千七百萬人民將無處可逃，真是後退一步，即無死所。他說：「我可以下野，我可以犧牲生命，但是我們一千七百萬同胞絕不能犧牲。而且他警告所謂中立的親共的人士說，北越打了二十幾年將近三十年的仗，為的就是奪取越南，怎麼能夠讓一些中立份子來參加政府，他說這簡直是妄想。所以實際上今天阮文紹總統之反對九點協議，是得到越南人民的全體支持，儘管將來越南有可能在美國大力壓迫之下而屈服，但是今天阮文紹總統的主張是代表越南人民的心聲，是正確的。以越南戰場的情形來說，在美軍全部撤退後，只要繼續以海空力量加以支援，那地面作戰，今天越南部隊可以獨立承擔的，戰爭可以繼續打下去，其結果，一定會使有民族和國家意識的反共自由的西貢政府一天比一天強大，最後一定能肅清境內的共產勢力而成爲東南亞反共的中流砥柱，確保東南亞的自由和平。在這種情勢下，共黨看清了這一點，於是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集中力量要打倒阮文紹，因爲共黨深知，這越南民族意識的國家的形成是消弭共黨勢力最可怕基本力量。至如九點和平協議實施後，共黨得到的益處很多，第一，它解除了對北越的轟炸；第二，解除了北越的封鎖；第三，整垮了越南民主政府，總之如照九點協議實施，只是有利共黨的侵略顛覆，越南絕對不會有和平的出現。

至於爲甚麼北越共黨要贊成九點停火協議？爲甚麼莫斯科與北平共匪也要求北越趕快促成簽字，這並不是毛澤東與布里茲涅夫之希望東南亞出現和平，而是他們看到九點協議所造成形勢對共黨太有利了，若干年來北越在戰爭所得不到的東西，季辛吉在和平會談上給了北越，還不趕快促成美國與西貢簽字實施，更待何時？尼克森在第一任總統就職時，一再表示和平的光明在望，提出了以談判代替對抗的主張，我相信他在連任總統就職時，也是仍然高唱和平時代的來臨。但是我們知道，人們固然希望和平，但是處在今日共黨侵略暴亂的普遍威脅下，自由世界絕對不能陶醉於虛無飄渺的和平幻想，尤其是一個負主要國家政治責任的人，一定要有制止共產侵略、實現和平的方法與保障和平的力量，否則只空談和平幻想，那只足以癱瘓羣衆的反共意識

，鬆懈羣衆的反共警覺，助長共黨侵略勢力的發展，最後不僅得不到和平，反而有害於和平。所以今天越南的情勢，不要太相信越戰將出現和平，而是要看所謂和平的對手，今天的對手不是當年的日本和德國，而是共產黨，共黨是一個極無信義的組織，它的道德標準與自由人完全相反，美國人士對共黨多無正確的瞭解，他們認爲共黨是個政黨組織與其他普通政黨一樣，而不知道共產黨是一個暴力集團，主張武裝暴動，以暴力奪取政權，並不是普通的政黨，美國認爲共產黨黨員是個「人」，「人」終歸是有理性的就可以談談，它就不知道，一個人如若加入了共產黨，接受了共黨的組織與訓練，接受了共黨教條的洗禮和紀律的約束後，這個人就變成不是人，起碼不是個普通的自由人，他的人生觀與一切道德觀念和我們普通人完全不同，乃至相反，我們認爲應當遵守的信義與條約，他們認爲廢紙不如，視爲欺騙自由人的工具，所以今天不祇是越南，任何地方，如若有人希望以談判協議，來同共產黨謀求和平，那等於是夢想，絕對是有害的。就是尼克森所標榜的「以談判代替對抗」，這也不過是他迎合選民心靈的政治口號，其實他心裏有數，從他今年三月間對國會的咨文中，對越南問題他認北越「視談判爲獲得勝利的第一途徑，而不是與對手和解，談判是以其他方式進行軍事鬥爭」，因此「這使我們除了經由越戰越南化而爲美國結束這場戰爭之外，已別無其他選擇」。可見尼克森總統自己內心也知道談判是行不通的，可是他今天不能不以談判爲號召，因爲對美國來說，這幾年因「不求勝利」的戰略錯誤，在越戰中犧牲很大，師老無功，死亡四萬五千餘人，傷三十幾萬，耗資一千三百八十九億，人民厭戰，而國內又引起許多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問題，所以他認爲越戰停火對美國有利，而我們作爲美國之一個盟邦，我們也希望美國的力量能擺脫越南戰場，爲甚麼呢？因爲美國力量如能擺脫越南戰場，美國就能休養生息，使美國的力量更爲強大，從全球性的戰略來說，避免無謂的犧牲，保持國力的團結與強大，美國對維持世界和平與制止共產侵略是有意義的，對共產集團鬥爭，爭取最後勝利，是必需的。但是今天美國要擺脫越戰，不能用九點和平協議來擺脫，這不是光榮的和平，而是恥辱的失敗，如果想以九點和平協議來達到和平，那是得不到和平而是延長戰爭，招致戰爭的失敗，同時我們要知道，越南與韓國不同，南北韓以三十八度爲界，雙方勢力劃分清楚，今天越南問題，共產黨已豹皮似的滲透到越南的後方，所以就地停

戰是比較困難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幫助阮文紹政府動員全越人民，繼續抵抗打下去，打下去絕對有辦法，一定可肅清越南境內的共黨勢力，以今天阮文紹的作法，是絕對制止得住共黨的發展的。我的根據，是從越南的土地改革來看的，越南的土地改革，產生了六百幾十萬自耕農，自耕農有了土地後，是會起來對抗共黨的暴力土改的，各位都知道，在共產黨以暴力沒收土地來作叛亂號召的國家，自耕農的形成，是抵抗共黨最有效的勢力，所以今天阮文紹總統之得到人民的擁護，實際上除了政治以外，土地經濟也佔很大的份量，所以越南的和平，絕不能照九點協議去做，九點協議只會出賣越南，延長戰爭，所以只有鞏固並擴大阮文紹總統政府的力量，才能抵制共黨統一越南。同時以亞洲局勢來看，各位都知道，姑息主義者的和平談判的策略，將在亞洲積極推行，共黨正好趁此時機來促進自由國家的反共精神的崩潰。

現在韓國已經接受了南北韓的和平談判，南韓自己破壞了多年來的反共精神堡壘，是開門揖盜，終有後悔莫及之時。假如將來越南也被壓迫接受了九點協議，那麼在亞洲就造成一種墜入共黨和談的陰謀，造成有利共黨侵略發展的形勢。但是我們檢討亞洲這幾年的局勢，對我們反共局面來說，是一片好境，當年劉匪少奇還在的時候，印尼的總統蘇卡諾親匪，印尼曾是共匪的附庸，但是經過共黨的軍事政變，印尼現已成堅決反共的國家，尼黑魯時代的印度，也同共匪走在一起，但其後共匪對印度軍事進攻，現在印度與共匪敵對了。再看越南，越南當初是紛亂的時代，但是現在的越南比從前是堅強進步多了。高棉已由施亞努的親匪，轉變為龍諾總統的反共，韓國的力量也比韓戰時期強得多了。即就日本來說，日本過去國內沒有反共的勢力，現在國內也有人民勝共同盟的組織，而且日本青年會以絕食來抗議共匪混入聯合國。拿亞洲整個局勢來看，反共的力量，近年來是在發展加強中，所以今天美共黨勢力萎縮而趨滅亡。如用談判這一套辦法，結果反而幫助了共黨的擴張，民國三十七、八年大陸的淪陷可給我們作為教訓，所以我們如何在亞洲乃至於整個世界的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姑息逆流中，能夠堅強的堅持反共復國的國策，以實力的表現來作中流砥柱，而在不久的將來，事實會證明以談判代替對抗是錯誤的，而共產黨兒殘欺詐的事實會教訓姑息份子，使他們覺

醒，這一下大家自然走到反共的路線來了，所以今天在這個時候，我們如何全國團結，來支撐並開展這個局面，可以說是我們唯一的要件，我們只有堅持反共國策，奮鬥求勝，絕不能接受姑息逆流，今天我們客觀的檢討，我們國家所堅持的反共復國光復大陸、堅決消滅共匪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是數十年血的教訓所獲致的經驗。越南局勢無論為戰為和，越南終是需要經濟建設的，我國當在越南建設中在人力與技術及農工業建設方面提供最可能的貢獻。我們要注意日本對東南亞的政治和經濟的陰謀，是在以經濟侵略來實現其昔日「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並在東南亞主張中立化運動，以麻醉東南亞國家的反共意識，瓦解東南亞國家的反共團結，我也可以說，是日本和共匪配合起來的行動。至於說匪俄雙方，今後為越南及爭取中南半島，是互相有鬥爭的，但是它們雙方雖然有鬥爭，但是驅除美國和埋葬自由世界的目的則是殊途同歸，分工合作的。至於東南亞公約組織，現在改選後工黨執政的澳洲和紐西蘭勢將退出，但是東約組織對於美國維持東南亞和平還是有幫助的，因為今天美國要協防東南亞國家，要想維持東南亞的和平，遏阻共產侵略，必須以東南亞公約的條約義務為根據，要根據條約來盡其義務。亞洲反共的力量是強大的，亞洲反共前途是樂觀的，我們要如何去團結亞洲各國反共的力量，共同奮鬥，建立自由和平的亞洲，這是我們當前重要的使命。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此結束，謝謝各位。

趙惠謨先生：

今後越南局勢演變有三種可能

一個南斯拉夫式的北越將出現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討論的題目是「越戰和解與亞洲局勢」，我本人今天的發言，想把這一題目加以縮小為「越戰和解與東南亞局勢」，我所說的東南亞局勢，不敢說的太遠，也不敢說得太近，只以三年到五年為期限，談談我個人的看法，而所謂東南亞，我是從越南以外，包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和菲律賓等五國，並就越戰和解後的可能演變，加以說明，

並就教於諸位先生。

我想分三點來檢討：

第一、今後越南局勢演變的三種可能

第二、一個南斯拉夫式的北越的出現

第三、東南亞中立地帶的逐漸形成

本人認為，今天越南的和解，不論阮文紹總統如何反對，今年聖誕節以前或以後，解決的可能性很大，因為尼克森先生在當選以前，對季辛吉的九點和平計劃曾說，我認為還有不周延的地方時，我絕不早一天簽字，到我認為可以的時候，我絕不遲一天簽字，本總統有最後決定之權。而今天阮文紹的特使，和尼克森見了兩次面以後，報上已有報導，那就是對於北越撤軍問題，雙方可能並沒有達成協議，而今天報上說，季辛吉可能要要一個花招，把北越在越南的十四萬軍隊換個名稱，就是自動取下北越正規軍的招牌，改稱義勇軍，加入越共，這一花招在使北越撤軍問題能夠作表面上的解決，而尼克森總統認為此即光榮之和平，他就可以簽字，而北越一定在簽字以後，將三十、五十甚至於八十或一百以上的俘虜，在聖誕節前或以後釋放，作為送給尼克森的禮物，而尼克森也可以自認為在連任就職以前，已達成了越戰之和平解決，所以和解問題，除了有特殊情況外，可能不會在中間拖得太久，和解以後，即將來在停火協定簽字以後，越南局勢的演變，則有三種可能：第一種是越共繼續想擴大地盤，雖然停火而不遵守停火，來作軍事上的推進，這是一種可能，而阮文紹總統也不會服這口氣，假定越共破壞停火有所動作，他一定是給它一個反擊，就是說停火以後，仍然不斷有小的、局部的衝突，甚至於形成一種持久的拉鋸戰，這就是說越戰和解簽字後，而戰事還要繼續，這對於越南政府是比較有利的，但是其可能性不大，因為今天北越與越共絕對要聽其後台老闆指揮的，假如蘇俄不強制它，美國不贊成，今天就沒有和約的交涉與今後的簽字，假定匪共與蘇俄認為不應當再繼續打了下去，因為越共中還有少數人想要打，所以將來戰爭的可能性，不是說絕對沒有，而是再度戰爭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個可能性是，越共接受了蘇俄的指導，而共匪方面又不反對，就是說由革命的鬥爭轉為政治的鬥爭，先取得合

法地位，再從選舉中來競爭。我們知道，共黨一朝取得合法地位後，在真正的國家，共黨只要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就能够公開活動，極難有任何政黨能抵擋得住的。我們可以看在歐洲方面，法國和義大利，共黨的力量都相當龐大，議會中的席次相當多，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取得政權，因為這些國家有比較深厚的民主政治基礎，英國與美國的共黨雖然是合法的政黨，但是完全起不了作用，這就是英美等國都有根深蒂固的民主基礎，可是假如民主基礎不夠的國家，共黨取得了合法地位，初時共黨並不直接出面，而是利用左傾份子和中立派來爭取政權。我們可以看中美古巴在革命之後，急於在中南美輸出武裝革命和暴力革命，結果都失敗了，可是相信共產主義而非共產黨的智利總統阿葉德却上了台，這是由共黨利用他擁護他出來，使智利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所以今天的智利，是馬克斯主義者以合法手段取得了政權第一個例子。蘇俄看準了這一條路，假如說在民主和平的國家，共黨要想存在，就先要取得合法的地位，就要放棄暴力革命，從事合法的政治鬥爭，在落後不開發的國家，共黨要很快取得政權，更要忍耐，要迂迴，亦就是先取得合法地位，更要利用中立的政治力量和多邊關係，先打倒敵人，然後取得政權。智利的成功就是一例。今天報載，阿葉德總統正訪問蘇俄，我們知道今天蘇俄在世界上的進行革命方式，和共匪並不完全一樣，共匪是絕對主張暴力革命，而蘇俄則原則上已放棄暴力革命，轉而採取政治革命，以領導世界共黨。今天的越南局勢，我很擔心，在和解與停火之後，至少越共可取得合法地位，大可以在西貢公開活動，這一來情況就很危險，我們在重慶抗日期，如果不給共匪取得合法地位，那戰後我們的失敗，就不致於那麼快。因為共黨一取得合法地位，對於民心士氣影響極大。對於所謂認識不清的中立份子，以及想爭權奪利的左傾份子，更易加以利用。人們再要對共黨從事鬥爭，就很困難。所以我今天很擔心的第二個可能，就是共匪遵循蘇俄的指導，由暴力革命轉到政治鬥爭，先利用所謂在越南反對阮文紹的中立份子。我們看北越在十月廿六日，宣佈九點停火協議之前，先請一位美國記者去訪問，然後由該記者發表文章說，將來越南政府會分成三派，即中立派，阮文紹派和共黨。由此可見這種政治鬥爭是早就準備好的。所以今天共黨極可能利用反阮文紹的中立派，如楊文明之流，而這種人出來之後，共黨對於中立

派與佛教中反阮文紹的，會全部加以利用。再加上美國所謂的自由派，這些人認為共黨獨裁政權總比軍事獨裁政權好，認為阮文紹是軍人獨裁，而楊文明雖然有共黨在背後，但是自由派認為支持楊文明才是民主、才是自由，所以我今天很擔心，越共會利用中立派和反阮文紹份子同他們合作起來，再加上美國所謂認識不清的自由派間接幫助，以二年或三年時間的忍耐，共黨利用滲透、統戰，很可能把整個越南成爲智利式的越南。第三種可能，也是我所希望的，也就是站在民主國家一份子立場所希望的，那就是阮文紹自己要瞭解，今天尼克森並不願意把整個越南割給共黨，假如他有這種心理，我們看，在北越將這個九點協定宣佈以後，美國很快將大量的飛機、坦克、軍事用品送給越南政府，他爲甚麼要這樣做呢？那就是他還是希望阮文紹能够站起來，他雖然對共黨認識不清，然而他並不希望阮文紹馬上下台，所以在美國方面，我相信在越戰停火之後，對越南的軍經援助是不會停止的，因爲阮文紹政府的存在，對美國是有好處的。今天我們分析國際關係，凡是你的國家存在對他有好處，他一定幫助你，對他沒有好處，你求他也沒有用。今天阮文紹政府的存在，對美國對尼克森政府都有好處，所以我認爲美國會繼續幫助阮文紹政府。另外我們希望阮文紹要有積極的作法，阮文紹知道共黨正逐漸由武力鬥爭轉到政治鬥爭，所以越南已在實行土地改革，我們在大陸如早一點實行像在台灣的土地改革，那我們的情況就不一樣。我覺得阮文紹若加速完成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自耕的農民，共黨對農民的宣傳就沒有用處了，今年四月間的北越夏季大攻勢，共黨所到之處許多農民都跑了，這表示阮文紹政府在土地改革上已有相當的成功，使農民知道，阮文紹政府比共黨政府要好。所以我今天希望阮文紹除積極革新政治外，並將中立派盡可能拉過來，使政治上能獲得團結，使楊文明不要投入共黨懷抱，這就是一方面在政治上贏得民心，另一方面寬容大量，拉住中立派，此外再要求美國，對於就地停火實行嚴格的國際監督，使北越與越共不能再有九點以外的任何活動，如此假以時日，三年之後，阮文紹政府一定可以站得起來。這就是越戰和解後之三種可能轉變。依我個人的看法，第一點可能性很少，第二點共黨對今後越南局勢的三種可能的分析。

第二，是關於北越的問題。我在本所今年一月十三日，第四十八次學術

座談會談「尼克森將訪北平對美國內外局勢之影響」時，本人曾對匪俄關係引過一句話說：「蘇俄並不以五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和菲律賓）中立化而滿足，必然更希望北越南斯拉夫化，使它（北越）對於匪共與蘇俄採取同樣的中立態度」。也就是說蘇俄並不希望北越完全聽他的話，把匪共完全趕走，因爲這很難辦到。而是希望北越自己站起來，讓它獨立，和南斯拉夫一樣，阻止共匪向東南亞進展，這是今年一月我的意見，今天在此我重新提出我這一看法，那就是北越在和解後很可能以一個南斯拉夫形態出現，爲甚麼會有這種可能呢？第一是我個人的認識，今天世界上，共黨國家，除了它在萬不得已情勢之下，都有一點民族意識，今天除南斯拉夫外，匈牙利、捷克和羅馬尼亞都有這種情形，蘇俄已經在歐洲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要說北越完全願意聽從共匪，低聲下氣地完全當一個附庸，我還是不太相信，假如有机会能站起來，我想它還是願意多多少少採取半獨立的立場和態度。尤其北越已經有了廿餘年鬥爭的經驗，黨內雖然有親匪派，但是也有親俄派，所以假定蘇俄給北越一個機會，北越一定會走南斯拉夫的路線的。第二，匪共對於北越的控制條件也嫌不够：（一）共匪常對北越說你要聽我的話，從事人民戰爭一定勝利，五十七年順化的春季攻勢，證明匪共那一套人民戰爭，打了十年而沒有成效，今年夏季攻勢亦未成功，現在匪共再喊出這種口號，北越不見得完全相信。（二）匪共對北越的幫助，僅限於輕武器，這些都是有限的，而且始終並沒有派作戰部隊參加，尤其是尼克森訪問北平之後，使北越看到匪共還不是在和美國來往嗎？所以今天匪共對於北越，在物質上、心理上是一天天降低的；而蘇俄方面，對北越是堅持不主張它撤兵的，所以今天美國遷就北越，實際上是遷就蘇俄，將來變個形式，也是爲了遷就蘇俄，因爲今天蘇俄願意幫助北越在南越取得有利地位。另外蘇俄最近在空軍方面已大量援助米格廿三型，重武器方面大量援以火箭、飛彈、重炮、坦克等等，這些都是匪共無能爲力的，再加上對海軍的相當援助，所以尼克森心目中也會有這種希望的。美國已經說過，在和解之後它願意撥款十五億，幫助北越越南重建。他是說我不能軍援，但是可以經濟援，只要北越

不完全倒向蘇俄或匪共。所以今天就北越本身來看，有匪共的條件，有蘇俄的條件，有美國的心理，所以今天的北越極可能在越戰和解之後，以亞洲的南斯拉夫的姿態出現。

第三，東南亞中立地帶的逐漸形成。關於這點我們應先就各國本身利害的觀點來分析，今天如果南北越停戰並舉行和平談判成功時，誠如剛才主席所說的，泰國第一個着急，因為面臨着共黨的顛覆，必須要顧慮到自己的生存，而今天泰國的北部已經出現共黨了，馬來西亞也有共黨叛亂，只有新加坡還沒有出現武裝共黨活動，印尼是吃過共黨苦頭的，菲律賓現在正在鬧共黨叛亂事件，所以這五個國家本身都感到相當威脅，而美國又不斷地說要從亞洲撤軍，所以這五國自然想彼此聯合起來共同防共，來阻止共黨勢力之滲入。至於說與共匪建交，則不表示反對態度，對於蘇俄力量之進入，我相信這五國也是相當注意的，因為蘇俄當時提出亞洲安全地帶，是想以印度作中心來防止匪共經東南亞向印度洋發展，進而再由巴基斯坦向中東滲透，與俄國利益衝突。所以今天這五國對蘇俄這一構想也不反對。可是另一方面也不完全贊成，那就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國已宣稱麻六甲海峽為其領海，同時兩國業已負起聯合巡邏的任務，其目的在不讓蘇俄勢力向西太平洋發展，阻止其向印度洋作更大進展。所以這五國對蘇俄海上勢力也不願意其急劇擴張的。但是今天的事實不是各方願不願意，而是迫於實際的情況，蘇俄是不是願意有中立地帶的出現，我想中立地帶對蘇俄有好處也有壞處的，因此蘇俄是一半贊成，一半反對。美國我相信它相當贊成，第一個，美國對於印度洋的情勢已經有相當的保留，只是把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視作一條整個防線，假如這五個國家能够聯合起來，那麼既可以使蘇俄由印度洋甚至向西太平洋擴張，也可以使匪共除了對越南以外，不能再跑到泰國、馬來西亞以及菲律賓，美國雖然在軍事上不必參予此事，但是在立場上應是相當贊成的，因此之於這五個國家，原因在於維護其本身的利益，而不是專受那一個的指揮，而有關的三個大的國家，則是蘇俄一隻手贊成，一隻手不贊成；美國雙手贊成，匪共雙手反對。事實上此一中立地帶會不會成功呢？這也不是那國反對，那國贊成的問題，而是由客觀的現勢，東南亞中立地帶的形成是有其可能

的。至於是否能取代東南亞公約組織，我不敢斷言，但是趨勢是朝這一方面的。這是關於第三點。

最後，我想要說的就是，今天尼克森的外交政策有一個危機，他總以為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政策可以成功的，他認為不能打，只能和談，今天越南的問題，大韓民國的問題，甚至於東西德問題，美國在背後的影響是都有的。我們中華民國將來在越南問題解決以後，會不會受到影響？因為今天尼克森本人有一個誤信，認為談判可以達到和平，尤其尼克森在其國內，國會屬於民主黨的多數，而國會自由派人士，是否將來會對中華民國施加壓力。我們知道，尼克森與周匪的公報中說，希望雙方自行解決，但是不要用武力，所謂不用武力，另一方面說就是要談判，我相信蔣院長對此點深深瞭解，所以在立法院報告時，特別提出四大不變的原則，其中最後的一項原則就是，我們對共匪絕不妥協，絕不談判。所以我們今天的立場，應當早向美國全國人民及政府作鮮明更堅決地表示我們的態度，不管亞洲局勢如何，不管越南的和解如何，韓國的情形如何，我們中華民國是始終反共到底，絕不與共產政權有任何妥協，更沒有談判的可能，所以蔣院長的四大不變原則，不單是政府方面的立場，而我們人民以及學術團體方面更要早點起來反對任何國家主張以和平談判來解決中國問題，我們要反攻復國，這是全國一致的主張，假定今天是在立法院，我也一定把我這個話說出來的。今天耽誤各位先生的時間太多，謝謝各位先生，請多多指教。

劉令興先生：

日貿易政策引起東南亞不滿 我應加強各國經濟外交關係

和解後亞洲局勢，在印支經濟重建方面，美國已經提出七十五億美元，作復興印支經濟計劃，單純使用於越南方面的，是預定五年期間，使用二十二億美元。越南因受戰爭的影響，工業產品固無進步，農產品亦見低落。對外輸出，僅有食料品，魚介類，和少數的原料品而已。所以越南經濟復興，

是和談成功後，刻不容緩建國要務。最近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越南參加東南亞會議，和阮文紹總統晤談四十餘分鐘，即為溝通雙方對戰後經濟協力的意見，日本與越南政府，可能對越經濟支援，獲得相當的外交協調上的意見默契云。

至日本對全部東南亞的經濟關係，則除了對美貿易外，始終佔相當高的比例數字，在日本十年來的總貿易額方面，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年間，東南亞佔百分之十四，而一九六七——一九六九年間，則東南亞佔百分之二十六點一，一九七〇——一九七二年，東南亞已佔日本總貿易額百分之二十九。計超過四分之一了。在投資額方面，日本直接投資，在北美佔百分之二十六點八，而東南亞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五。其次為中南美、近中東，以及澳大利亞洲。在業種區分上，分為資源指向型，東南亞二億七千萬美元，北美為二億五千萬美元。而市場勞動指向型，中南美二億四千萬美元，東南亞二億三千餘萬美元，商業及金融方面，北美超過四億美元，東南亞為一億一百餘萬美元。但合計美國方面超過七億美元，佔第一位。而東南亞超過六億美元，佔第二位。其他方為中南美，中近東。對東南亞的輸出額，一九六八年，為三十六億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一九六九年，為四十四億四千三百萬美元，一九七〇年，則為四十九億一千九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總額已超過五十六億了。至東南亞對日輸入，最多不過三十餘億。相差二十餘億。對日貿易是相當有利的了。

但在日本對經濟的長期計劃中，仍希望日本在世界貿易的份量上更為迅速增加，日本預計在東南亞進口所佔的份量，到了一九八〇年，將佔日本總貿易額，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估計到該時東南亞從日本的進口，大約為一百七十六億美元，對日本的出口，大約為一百零四億美元。單面貿易額將達七十二億美元。而對於東南亞地區的龐大經濟合作數額，大約為六〇億美元之譜。其中主要的將是民間的直接投資與政府贈與並不需要歸還的款項，前者的流動量為十六億美元（股票大約為七十億美元），後者將達二十億美元。即令日本採取以民間直接投資或者以政府贈與為中心的經濟合作類型，居一九八〇年時，日本極可能對東南亞地區的債權餘額，將多達於一百五十億美元。

上述數字，雖是對東南亞經濟關係的一種預測，但如果到一九八〇年，

日本真對東南亞投資達到七十億美元，並日本對東南亞輸出所佔百分比達到百分之四十的話，那日本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並日本的產業與經濟對於東南亞影響力之大，可能等於目前美國之於中南美，其非常之政經關係，可想而知了。

日本既往的對外貿易政策，二十年來，為達成日本的經濟成長計劃，著重於收入倍增原則，而對東南亞貿易，始終過份不均衡。且日本的援外政策，名為對外援助，實際仍為擴大貿易之別名，亦即所謂企業利益優先主義。且日本對外援助，較之美國加拿大等國，利息高，條件苛，期間短，所以引起東南亞各國的情緒不滿。至於海外投資部分，與美國形態亦異。美國資源豐富，除石油資源外，其他鐵礦、煤炭、原子鈾等，均不必藉助外力。而日本所有各項資源，幾乎全部欠缺，所以投資特別着重於資源開發方面，東南亞自不例外。再日本着重於市場勞動力，對東南亞各國之投資，無論為食料品、纖維、化學、鐵、非鐵金屬、機械、電機、輸送機等，均為利用東南亞後進國之勞動力，節省所謂人件費，以便於世界市場競爭。對於東南亞諸國的技術改良，經濟成長率，裨益不多，甚而可以發生反作用。並因為日本之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伊藤忠、丸紅飯田等綜合商社的東南亞進出，以及三越、大丸、高島等百貨業的直接經營，形成對於東南亞經濟一面倒的不利態勢，因此引起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對日本貿易的不滿情緒。泰國學生的積極排斥日貨，其故即在於此，因東南亞國家，亦不能永遠停滯於開發中國家階段，必須向重化學工業建設方面邁進。因此日本對東南亞經濟政策，必須迅速而澈底的轉變，又必須開放貿易體制，採用全面特惠制度，並必須順應開發中國家所要求的擴大貿易資本，以及確實技術方面能够合作，並須對亞洲和平有貢獻。日本若不肯澈底改變既往的經濟政策，對東南亞的經濟前途，可能引起不良後果，這是日本政府對援助東南亞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特別注意及須加以改良之點。

至於越戰和談後的日美關係，可以分兩方面來講，僅在東南亞地區來說，美國使用七十五億美元，作復興東南亞基金之用，日本最多使用三十五億至四十億美元，約等於美國二分之一。軍事方面，日本仍希望美軍駐防東南亞，作保衛東南亞之堡壘。在政治方面，日本則希望多方運用。所以一九七二年初，日本和俄羅米柯的共同聲明中，即提到共同維護東南亞的安全全

一事，而日本又一再聲明，要避免日本和中共在東南亞地區，可能發生的競爭，因而導致亞洲的分裂，只願接替過去美國援助東南亞的經濟政策而已，並不願連美國所遺留的不信任和矛盾一齊接受過來。但在經濟開發援助方面，如交通設施、電訊器材、電力設備、農田水利、工業發展，日本都有積極援助的想法，超過某種範圍，日本就不願多所承擔，甚或有所顧慮，而不願和美國同一步調的了。

一般的日美兩國關係，日美安保條約的基礎，雖然在野黨盡力叫囂，但自民黨依然堅持安保條約原則，雖越南停戰，不致對日美關係有太大影響。

因其在利害關係上講，對日本有利無弊，日本不至於自毀其護身符。在日本的防衛計劃方面，四次防衛預算，不會再行削減，而第五次一定要再更為加強。因為美國希望日本能夠接替對太平洋的保衛任務，至少可使美國有喘息機會，所以美國仍要鼓勵日本加強軍備。日本為平衡對美貿易關係，購置美國的噴射戰鬥機，每年仍必須使用相當數額。日本自衛隊愈加強增多，美國在日基地，即由日本自衛隊所代替，日本陸海空軍的加強，美國願意退至太平洋第二線，作為第二波的反擊之用。在外交方面，日本一定走向多元外交，計劃和中共保持相當的往來，一方面希望在經濟上獲得利益，另一方面在國際間多方運用，並望步入政治大國之林。但日本在外交上，依然是以對美外交為主，對其他方面為用。這叫「靠近美國，多邊應用」，以便各方討價還價。故日本今後的動向，完全脫離美國，一時尚不可能，僅在相當的範圍內，希望在美、蘇、中共、西歐EEC、中南美、亞非地位，作多元的活動，日本人稱為三元軍事，多元外交，全面經濟。日本今後的動向，大概不能離該項原則。

原狀，使俄共不能在東南亞如願以償。並向日本使用笑臉攻勢，使日本這一面，成為俄共包圍中共的缺口。日本因為北方受俄國的壓力太大，亦有意藉重中共同牽制俄共，且借中共力量抗俄，日本亦可能稍為喘息。故日本與中共態度轉壞，對日本想收復北方四島的機會，距離更遠。但中共輕工業對東南亞的傾銷，對日本亦構成經濟上的威脅。不過俄共和中共在東南亞的爭奪戰；反可使東南亞在各種力量角逐中，獲得暫時性的和平相處，可利用以加強本身經濟建設，未嘗非對民主國家，可以造成有利的一面。

對於東南亞的組織方面：最近有五國中立化之舉，日本亦在另有主張，企圖另組東南亞外長會議，排斥我國而取好中共。我們應加強對東南亞諸國的經濟外交關係，以制止國際對我不利動向，而制於機先，是所願焉。

吳春熙先生：

和解對越南問題仍未解決

徒增合法政治鬥爭的困擾

一、亞洲局勢的緊張，導致歐洲逐漸失去均衡，曠日持久的越戰，實為重要關鍵之一，美國基於整個世界戰略的要求，亟望能暫時緩和下來，從而重新調整一個均勢的世局，此所以越戰重開和談成為第一優先。

二、時機往往是戰略運用的重要因素，北越四月攻勢的挫敗，證明阮文紹政府接受越戰越南化已有相當基礎，加強美國解決越戰問題的信心。美國布雷海防港口，恢復對北越的轟炸，導致河內領導階層的內鬪，加速北越國民經濟的崩潰和兵源的枯竭，儘管美國已撤離百分之九十的戰鬥部隊，轉移泰國的空軍基地，仍然足以有效的壓制北越和越共的蠢動，迫使河內就範，因此改變了巴黎和談主從的形勢。

三、越戰的僵持和解成為匪俄尖銳鬥爭的另一戰場，但驅逐美國勢力撤出中南半島，對莫斯科對北平並不構成矛盾。至於在東南亞因越戰和解而被俄共的包圍圈，所以一方面向美國送秋波，希望美國暫時保持對東南亞的

引起的匪俄鬥爭，必然會是仍一回合。

四、河內的鬥爭策略，以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為藉口，始終不承認其直接介入越南的武裝鬥爭，在觀念上統一南北越的基本立場決不改變，根本不否認美國維持兩個越南現狀的願望，因此，和解無論出諸任何形式，越南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徒增武裝鬥爭之外的合法政治鬥爭的困擾；質言之，不過從一種鬥爭方式改變為另一種鬥爭方式，應為不爭之論。

五、作為自由世界中流砥柱的美國，堅持原則和決心維護亞洲和平的堅定態度，洞悉共匪的色厲內荏，不為所惑，對東南亞國家是一大鼓勵。雖則東南亞國家組織（ASEAN）覓求東西兩大集團的安全保證不切實際，但亦不是完全沒有抗拒共產侵略的能力，問題在於這一地區的政治領袖有沒有高瞻遠矚的政治抱負。

六、東南亞地區將近兩千萬的華人和華裔，其民心向背和經濟潛力，對此一地區的現代化和安定具有深厚的影響力，而中華民國的堅定反共及其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對亞洲局勢的穩定是一個大關鍵。

黎世芬先生：

停火協定不能令人滿意，但不可太悲觀。

越戰停火談判，似乎已到了最後的階段，可以說萬事齊備，只欠東風一簽字。除非有重大的意外事變發生，全面重開火，是大致不會的。

我對越戰和解的總看法：停火協定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也不可對之太悲觀，對亞洲大勢，深信還是有辦法的，但也不可太樂觀。因為，在東南亞地區，可以預見的將來，能控制的因素少，而不能控制的因素多，整個局勢不會這樣安定下去。

越戰最初發生時，當時看不出若何大戰爆發的徵象，莫明其妙地大打起來；現在，停火了，也看不出若何和平的徵象，或是若何成熟的條件，使和平會受到較長時期的保障。

我持這樣的看法，是由於越南基本上是一些戰略發展的箭頭之衝突點。

基本衝突不獲得解決，越南的倒懸之勢，是難以緩和的。二次大戰之後，國際共產黨席捲中國大陸，夥脅南下，直向東南亞進軍，和美國向北採取的圍堵政策，剛好是兩個箭頭遭遇正面的衝突，接着又出現另一個新形勢，以毛匪為首的中共，和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俄共兩股侵略勢力的矛頭，又在同一地區迎頭相撞，因而，使得這一地區的戰略形勢，變得特別的深刻而又複雜。而越戰也就形成既無陣線、又無陣地，既無戰略、又無章法，既無目標、又無結論的國際混戰。

既然情勢如此，我們豈能相信一紙停火協定，能把這麼深的仇怨，這麼尖銳的矛盾一筆勾銷，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如果把問題鑽深一點，也許可以找尋出較為接近客觀的答案。

第一、越戰停火談判成功，不可把它看為是美國打不下去，實際上是北越打不下去，才導致協議的接近。北越之所以俯首就範，主要原因是在美國大選之前，便可以看出尼克森之當選，已成定局，越戰已不能再對尼克森在政治上發生勒索的作用。同時北越看到長期作戰無利可圖，不如改變現狀，徐圖捲土重來。事實上，北越自三月底大舉南侵，打了七八個月的正規戰，損失兵員十萬之多，補充十分困難，反而招致日以百頃計的空中轟炸，發電系統百分之七十五的被摧毀，和所有七個港口都被佈雷。雖然北越可以從別的路線，獲得原有的外援補給三分之一，以維持部份的作戰能力，但是獲致勝利的可能性已經很渺茫了，最後結局也不過是有條件的停火妥協而已，與其遭受更多的破壞和更大的損失而停火，倒不如目前就解決問題。換另一個便宜的方式，再圖大舉。

據十一月六日時代週刊報導，北越當前在南越之軍事情勢，為自一九六九年以來最佳者。如南越境內目下有北越部隊十五萬人，控制了南越全國領土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和全部一千八百萬人口的十分之一；在政府控制區內，越共仍然具有潛在的相當實力。然而，最使北越感覺痛心的事，是當美國宣佈以第七艦隊佈雷嚴密封鎖北越沿海港口之後，匪俄竟都不敢採取實際的對抗措施，頓使北越深深體會到它的外交已陷入孤立。再加上北越政治局高級頭目中主和主戰兩派，內鬨日烈，如再繼續在南越從事大規模之作戰，則前途危機勢將更趨嚴重化。

其次，尼克森總統的莫斯科之行，是在美國恢復轟炸北越及在北越港口佈雷之後，按理說，蘇俄在這種氣氛之下，即使不取消尼克森的來訪，至少也要請他暫緩訪俄（艾森豪總統曾於一九五八年因一架U-2間諜機被蘇俄擊落而被迫取消其訪俄計劃），然而俄共頭目們竟然照原定計劃熱烈地接待尼克森，而且，據美方人士透露，尼克森在訪俄期間，還曾獲得蘇俄領袖們的保證，倘若美國減少其對越南的軍援，蘇俄也減少其對北越的軍援。緊接着尼克森訪俄之後，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會親赴河內就美蘇高階層會議向北越進行「解釋」。七月間，河內中央政治局委員黎德壽便重返巴黎與季辛吉恢復祕密談判。

美方人士分析，尼克森總統訪問蘇俄的成就之一，是他很成功而技巧地使越戰和解與美俄關係連在一起，尤其強調和解對蘇俄經濟利益的重要。尼克森在訪俄前曾一再地公開表示，美俄關係是否能改善，美俄之間的貿易能否擴展，主要關鍵在越南問題。尼克森曾以新的貿易協定、信用貸款、優惠關稅等優厚條件為餌，誘使蘇俄在背後協助美國解決越戰問題。而另一方面，蘇俄本身對北越軍援的軍費，也早已感覺十分沉重。尤其蘇俄國內的經濟，每况愈下，近年來糧食歉收，此點由蘇俄最近向美國大量購買價值十二億美元的大麥一事，獲得證實。華府近來且盛傳美國將以四百五十六億美元的驚人鉅款向蘇俄購買天然氣（瓦斯），如所傳屬實，這將是美蘇兩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交易，因此，美蘇關係的開展，對越局之和解，實具有極重要之影響。

再次，越戰的和解並沒有劃定一個簡明而有效的武裝緩衝地帶，而北越十五萬大軍仍然駐留南越，尤其是南越心腹大患。儘管相信北越在未來三、五年內，無力發動大戰，但只要北越十五萬大軍一天不撤離，縱使不發動大規模之軍事行動，在政治上及心理上也足可助長共黨加於越南政府的陰謀破壞與政治滲透，促使越南內部團結力量逐漸瓦解。所謂中立份子，一旦和解成功，自然更有所恃，愈要興風作浪，與共黨相呼應。至於越南人民因為經常倍受共黨的迫害利誘，也可能動搖其以往反共之堅決態度，其結果終將導致越南政府之全面崩潰！就已透露的越南停戰協議內容言，北越今後對南越的侵略方式，必然改以政治為主，以軍事為輔，以達到推翻阮文紹總統進而完全赤化南越之目的，如是，則越戰顯然非獲得真正之和解，可以斷言。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停火實現以後的越南新政治形態，對「民主」能不能戰勝「極權」將是一個認真的考驗。在詹森總統時代，美國便公開說出對付北越的一個構想：即把北越看成一匹頑驥，一邊餵胡蘿蔔，一邊揮硬棒（Carrot or Stick），直到它俯首貼耳而後已。而今日尼克森總統的一面高喊

越戰越南化，一面又布雷封鎖，主要目的，仍然是「逼和」，而不是「求勝」（no-win）。我們想像七十五億美元，以其三分之一即二十五億美元，分五年用在北越，北越人民每年即可分得五四美元，比之他們目前的國民所得額還要多，這對於戰爭破壞地區的人民，顯然是一個福音。共產黨最怕的是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繁榮。美國這一措施，可以說是對付害了嚴重無產階級仇殺狂的北越共黨一服鎮靜劑——甚至安眠藥，讓他們在溫暖的日子裏灑下去，再也不想打仗，再也不願搞侵略，一心一意埋頭去重整家園，而以共產經濟的成果，去和民主經濟的南越作和平的競賽。美國的政策設計人相信在甜蘿蔔和猛棒之中，北越人民會選擇前者。南越的政治，免除了北越的支撐，怎麼樣也會安定而鞏固下去。也就等於肯定了美國式的民主理想，當然可以戰勝共黨的政治滲透。

許多人憂慮美國軍隊的撤退，會使得中南半島形成安全上的真空。「緩衝地帶」自可減少戰禍的重新發生，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可以使得暫時的和解，不能獲得可靠的保證。停火監督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原來在越南就有停戰監督，中東也有過停火監督，如果說監督可以防止戰火復燃，不如說一支嚇阻性的武力，虎視眈眈地備置在微妙地區的左近，更為實際有效。美國這次確實有這麼一個想法和部署。

巴黎的初步協議，要求美國在和議生效後六十天內，撤退越南境內的海陸空軍。美國現在泰國有空軍部隊四萬五千人，飛機六百至七百架，分別駐紮在泰國的七個空軍基地上。加上梭桃色的强大海軍基地，和烏探普的遠東最大機場，足以構成對中南半島上任何武裝侵略的嚇阻力量。

從戰術見地言，美國根本不應當在中南半島上打地面戰爭。美國即使在一九七〇年駐屯的軍隊到達五十三萬的最高峯，也不見得就是準備打地面戰。可以說，美國在越南集結龐大的地面部隊，是用來示威，演練和嚇阻敵人，主要目標不在北越，而在圍堵毛匪。現在，亞洲——特別是西太平洋岸的局勢變了，而是大變特變，變得與杜勒斯當年制訂圍堵政策時背景不同，那就

是匪俄的連年交惡，以致在此一地區相互排斥。今日，在地面上真正監視毛匪牽掣毛匪的却是另一股軍事力量，而且是在毛匪的背後集結，等於解除了美國在中國大陸西南邊境監視的必要性。美國樂得卸却這個包袱，換上一個更經濟、更有效、更動聽的辦法——「越戰越南化」。今後，美國祇要以屯駐泰國的强大嚇阻力，來支撐南越的地面武裝，繼續監視北越，即可保持一段距離，「有禮貌地」看住毛匪，甚至容讓毛匪把原來威脅中南半島的强大地面武裝，安全而有保證地予以解凍，便利其變更部署，轉移兵力，這樣，不僅緩和了中南半島的多元軍事壓力，更改變了東北亞洲敏感地區的軍事對

立態勢。尼克森以「越戰越南化」代替「圍堵」，以泰國的鐵拳來代替在越南的地面部隊，是相當漂亮的。不過，蘇俄沒有理由在中南半島的「軍事真空」形成後，等待一個更有利的「政治真空」。六十年代的後半期，蘇俄的貿易攻勢，便曾指向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菲律賓。「東南亞中立化」比胡志明小徑更中聽，而無虞任何一方的空中轟炸和政治勒索。把一個軍事上戰場上得不到的，在政治上會議桌上拱手相讓，這才是個人看來不智之至而又最為可怕的發展。這是東南亞新興國家不可不慎、不可不防的。

主席結論：

我現在試把大家寶貴的意見，綜合如下：

(一) 目前國際政治的重心，已逐漸移向亞洲，因為歐洲已經是一個僵持的局面，並且現在還要舉行所謂「歐洲安全會議」，要使這僵局獲得保證。此外，地中海當然是一個火藥庫，但是埃及與以色列後面是美蘇，美蘇不要打仗，在這情形下，地中海還是比較簡單，而局面較複雜，波動可能最大的還在亞洲。尤其在越南停戰以後，文鬥武鬥還要繼續或者擴大。所以我說國際政治重心，逐漸移向亞洲。

(二) 越戰將來是會停的。為什麼呢？各位先生已講過，北越不能再打了，它在經濟上不能再打，軍事上也很吃力，連征兵已征到年輕小孩了，它還能不想以政治鬥爭替代戰事嗎？至於美國，我們平心而論，它是一個可愛的民族，除去它，還有那一個國家肯犧牲這麼多的性命，化了這麼多的金錢？而且只有我們以及若干亞洲人還表示贊成，許多人尤其在歐洲的多在批評它，美國也確實需要結束越戰了。再看越南，這個仗亦不能再打下去，我所知道的，很多越南朝野人士，都不免感覺疲勞而希望和平，即連蘇俄、共匪，亦何嘗不各有各的原因，寧願這個戰事早點結束。所以越戰遲早停止是沒什麼問題，但是和解還要經過若干困難，也許還有軍事衝突，這是難以避免的。

(三) 尼克森的「越戰越南化」政策相當成功，假如詹森及早實行這個辦法，戰事也許早結束了，「越戰越南化」以來，越南軍隊已負起越戰大部份的責任。例如近數月內，北越迭次發動攻勢，並沒有獲得什麼，這證明「越戰越南化」的相當成功。

(四) 我們從各種觀點，尤其為美國盟邦，希望這個戰事早點結束，可以減輕美國的負擔，使它透一口氣，俾對國際上其他問題，得以分神應付，同時對於國內經濟也有好處。但是，我們所希望的和解，乃是一種不至於失敗的和解。換句話，北越在軍事上未能獲得的，不應該在和解後讓它得到。

(五)我們希望美國在和解上有好的安排，並對阮文紹總統繼續支持，不特經濟方面，空軍海軍的實力後盾，同樣重要。另一面我們也相信阮文紹總統能够擴大他的政治基礎，號召越南人上下團結。因為內部倘有分裂，北越以及越共必會乘機破壞。我們推想將來的鬥爭，軍事衝突雖是難免，但主要還是政治鬥爭，在這方面，我們希望阮文紹總統根據多年的經驗，能團結越南人，安然渡過一切難關。

(六)越南戰事，我們大家知道，美國也知道，是與東埔寨和寮國戰事混而為一的，所以必定要有整個的解決。記得四年前，我到巴黎去參加聯教組織會議，那個時候剛剛開始談判，我曾和若干美國人接觸，並提出兩個問題：(一)越南和談要兼顧東埔寨同寮國；(二)不能用聯合政府的方式來解決。我當時的瞭解，美國對這兩點很清楚，現在亦似乎尚能維持這兩項原則。

(七)越戰和解以後，共匪次一個目標就是泰國。現在有好幾個國家都認為東南亞公約組織沒有需要了，事實上它還是有它的作用。當然它不能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南亞公約組織最大的作用，是供給美國幫助泰國，以及駐兵泰國的一個法律基礎。因為美泰雙方並沒有防禦協定，不像我們以及菲律賓，都和美國有雙邊協定。目前美國之所以能夠派兵到泰國，完全靠這個東南亞公約，和美泰根據該組織公約而交換的文件。泰國東北部、北部、南部、中部多年來都有共黨滲透活動和軍事行動，所幸他儂執政以來，已逐漸力求政治安定，經濟發展，去年因為政治波動，臨時將議會停止了。

泰國是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的門戶，其中馬來西亞提倡中立化，美國相當贊助，但是東南亞能够中立化嗎？我們的看法，中立化不但不容易做到，而且有危險。即以泰國而論，它能够靠中立化來維持和平安定嗎？

(八)我們對東南亞地區的前途，有什麼可以供獻的呢？因為這一地區的華人多，他們對於當地社會很是重要，我們要協助他們對於大陸的瞭解，使他們不要受共匪統戰的迷惑，特別是不可任由共匪利用虛偽的民族主義來籠絡華僑。同時我們對於東南亞各友邦，應該加強友好關係，尤其對於越南自當繼續與之合作。

(九)我們要維護在反共方面的影響，對內要革新團結，鞏固國防，繁榮經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對外，增進和東南亞的關係是需要的。又中日間還是要在文化貿易各方面繼續以往密切關係，因為外交上雖已斷交，其他關係，尤其經濟關係是斷不了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對美關係。我們亟待迅速加強，尤其要在美國建立良好的影相，以延阻匪美關係的發展，而確保中美協防條約的繼續。

此外，在座的還有本所幾位先生，因為時間所限，如有準備發言可請改用書面。